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13位ISBN编号：9787224084023

10位ISBN编号：7224084026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鸣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 内容概要

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所编写的。

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张鸣精选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次结集。

《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含《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  
做过农工，兽医。  
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  
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均遗憾多多。  
电邮地址：rdzrm5703@vip.sina.com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书籍目录

脸谱军阀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袁世凯的“选举” 进化论的牺牲品 买个总统当当 “军汉”韩青天” “臭棋篓子”段祺瑞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借佛法打架的武夫 各大马路巡阅使 神仙治军 昔日南天王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前头捉了张辉瓒 性格武夫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士兵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有兵便是草头王 瞄准射击 不可不读的檄文 穿长衫的军人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合法化的黑社会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流氓大亨的脸面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文人的脾气 顺人章士钊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文人的舌头 上了梁山的《苏报》 吴稚晖两次“冤”的际遇 文人打手的故事 文甘草的故事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留辫子的大师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大学者的“呆气” 有一种儒者是这样生活的 革命·诗·酒·佛·女人 会武术的武侠小说家 皇宫里的隐秘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雍正的天真 花儿与皇帝 做皇帝的故事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有为政府的代价 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帝王之尊 光绪之死的公案 康熙的才学 帝王的市井情结 “佛见喜”李莲英 骗术与禅让 政治里的巫术 神仙与皇帝 洗马与东宫 关于割人的话题 太监是从哪儿来的？ 太监“恶”吗？ 太监都干什么？ 宦官的“家室” 小人不可得罪 个别女人 西太后、义和团和外国公使夫人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女祸与女主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唐八先生 太政治的花业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说说重臣 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 可人张之洞 鸡犬升天之后 两只老虎跑得快 翰林与弄臣 在劣绅与藏书家之间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卧轍代表 官运挡不住的人 总理县长唐绍仪 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 “官屠”刀钝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名人肚子的故事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借口的故事 外篇 狱吏之贵 排名的重要性 尊严与权力 艺人的立场 “吃大菜”及其他 面对战争，我们能否有一点悲情？ “光绪”来了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 &lt;&lt;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gt;&gt;

## 章节摘录

脸谱军阀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

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

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

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

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

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

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

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

“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

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

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

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

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睬。

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

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

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

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

《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

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

“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

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

## &lt;&lt;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gt;&gt;

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

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

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

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

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

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

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

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

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

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

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

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

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

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

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

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

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

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地活跃。

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

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 &lt;&lt;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gt;&gt;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国共两党的所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

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南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地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

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跟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

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

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

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

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

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毅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

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

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做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

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

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

## &lt;&lt;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gt;&gt;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

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

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

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忧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至，可以无法无天。

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

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大的。

此人在历史上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

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一万多兵力。

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三百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三百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八万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

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

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

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

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

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

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

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建国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



## &lt;&lt;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gt;&gt;

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人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

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

）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

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

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

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地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

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

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

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

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

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

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

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地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

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

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

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本书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所编写的。

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 编辑推荐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从作者五年来大量的历史文化随笔中择选103篇精华之作，集中体现其对各类人物的独到观点，突显张鸣式说史之魅力。

<<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